

A man and a woman are featured on a red background. The man, on the left,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over a white t-shirt with a graphic and dark pants.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. The woman, in the foreground, has dark, wavy hair and is wearing a light-colored top. She is smiling and has her hands clasped near her chin. The overall mood is romantic and nostalgic.

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  
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  
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  
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  
你要保重你自己。

7.5  
5

# 为你已陶醉

(香港) 岑凯伦

责任编辑：林 晓  
封面设计：丹 波

为你已陶醉  
(香港)岑凯伦 著

\*

鹭江出版社出版  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  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4.5印张 100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

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 000

ISBN 7—80533—177—4

I·63 定价：1.75元

## 一、灰色的咖啡

中区花园道旁美国大酒店一角的咖啡室，午夜是它的黄金时间。中西人士，衣香鬓影；落泊文人、凄凉舞女、报界红人、商业巨子……时借这方寸地，叙三二友好，一涤胸脑烦愁。或谈笑说地，品头评足，倒可算是一个消磨时光的好去处。

“×莉小姐来了，法兰，快去招呼，我要下班了！”

“好的，晚安！”法兰脸上露出讨人欢喜的微笑。

“法兰哥，嘉芙小姐找你！”一个穿洁白制服的侍应员说。

“你先去侍候吧！”法兰说完朝路边的落地玻璃座位走去。

“×莉小姐，要过了饮料吧？”他礼貌地欠身。

“唔！谢谢你，要过了。”她仰着娇媚的面孔。

“今晚这么早。”他的声音悦耳温文。

“是的，刚吃过饭嘛！”×莉转过脸来，摇着一双大耳环。

“要点甜品吗？”

“等会儿！”她用尖尖玉指打开手提包找镜子。

法兰点点头，转身招呼别的客人去了。

“替我吩咐法兰过来！”声音发自里面的一张方桌上。

“好的，嘉芙小姐！你要什么饮料？”

“先叫法兰来吧！”她掀着薄薄两片樱唇。一脸的娇贵气质，年轻而又漂亮，这个就是嘉芙小姐。

“嘉芙，这么晚了，我想早点回去！”另一个小姐满面焦急。

“忙什么？12点还不到，等会我叫司机送你回去就是了！”嘉芙闪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珠。

“白小姐，来了很久么？”穿着黑色制服的法兰笔直身子站在她面前。

“嗯，可不是吗？你忙得团团转……”她似乎在抱怨。

“是的，对不起！今晚熟客人特别多，我一时疏忽了！”他态度温雅得体，表示歉意。

“我们还没要东西呢！”她侧着头朝着女友问：“丽丝，你要什么？”

“随便吧！”丽丝局促不安，频频看腕表。

“法兰，就是两杯鲜橙汁吧！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请问这位小姐，喜欢咸的，或甜的？”

“这是我的旧同学，丽丝胡小姐；这是法兰，这儿的总管台柱。”嘉芙面庞上展现可爱的笑容。

“不敢当，胡小姐喜欢吃什么呢？”

“嘉芙，我不会选吃的，请你说吧！”她讪讪地说。

“法兰，替我来两客大虾沙律吧！”

法兰欠身而退，丽丝急不住问她：“你认识法兰？”

“可以说认识，也可以说不认识！”她笑得很甜。

“这什么意思？”丽丝迷惑地睁着眼。

“来这儿多了，自然就熟悉了，难道这不算认识吗？可是在这以前我当然不认识他呀！”

“哦！……”她好象想说什么，但把话咽住。这时侍应生捧上她们要的两杯鲜橙汁。

“小姐，对不起！今晚大虾卖光了，请问要改什么呢？”

“这……你去问法兰吧！”

那个侍应生看了她一眼，走开了。丽丝忍不住地说：

“他怎么知道你要吃些什么呢？”

“他知道的，他会替客人挑选食物，他了解客人心理。他是这儿的顶尖人物。别瞧他是一个侍应员，他念完F6的。现在他每月的收入2000元以上……”她还要说下去。

“嘉芙小姐，大虾没有了，换一个焗蟹盖好么？”法兰彬彬有礼地走过来征求她的意思。

“好的，但请快点！”

“那我挂电话去吩咐。”他忙颌首不迭。

“这儿没有的吗？”

“要顶楼送下来的，我们这儿没有。”

“那难为你了，我一向还以为是这儿的。”

“不，我一直都是要顶楼为你特别做的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别再麻烦，我们要公司三文治好了！”

不久食物来了，嘉芙和丽丝一边吃一边谈着。

“嘉芙，你可以算是香港300万人口中反比例独特的一个，别人忙着申请，要设法跑到外国去还来不及，你却从黄金国回来，还希望长耽在这里，真会教人不相信。”她说完，咬了一口三文治在嘴里细嚼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香港人羡慕美国，以为那边都是黄金世界，其实置身在那边的人，还不是一样在羡慕香港人的轻松和享受！”

“香港人也不一定轻松享受！像你这样生活的能有几人？我的嘉芙小姐。嗯……嘉芙！”她发觉嘉芙全神注视着那边玻璃门后的×莉小姐身上。

“那位小姐漂亮极了，你瞧法兰对她们似乎招待得特别殷勤卖力！”嘉芙连丽丝方才说了什么话，根本没有听进耳朵去。

“她吗？她是鼎鼎大名的电影明星×莉。”

“啊！难怪，同座的大约也是演员吧！”

“是的，那位是岳×，那位是金×，坐在×莉身旁的是井×，这都是影城里的一流红星。”

“怪不得这里这般热闹！”

“我很少有机会来这儿，听说这里营业通宵的，各种客人对它都发生兴趣，尤其是夜生活的人。”

“丽丝，这里的情形，你倒知道得不少。”她向丽丝打趣。

“我一个月也难得来一次，哪晓得这许多，这是一个旧同学告诉我的，她在这楼上做过侍应员。”

“现在香港人眼光总算放宽了，以前正当家庭女孩子，很少愿意做这种职业的，外国就完全不同，大学生暑期中能够找到一份大酒店侍应工作的，可不大容易，我们会对她羡慕得来不及哩！我们绝不会分等级，存阶级观念的！”

“嘉芙，你弄错了，阶级观念在香港人脑袋中，依然根深蒂固，你可别忘记啊！”丽丝的话含有提示意思。

“我才不管呢！我觉得对的，我就干。”她似懂非懂。

“走吧！太晚了。”丽丝小心地用纸巾抹完嘴巴。

她们会了帐，正要出门，嘉芙倏地回身四顾。

“法兰，拜拜，晚安！”她挥手高嚷，向法兰告辞。

举座的人不由望着法兰。

“白小姐，晚安！”法兰脸上红一块白一块，恭谨地走过来替她开门。

“嘉芙，既然法兰不是你的朋友，你对他这样……别人看了会不习惯的。”丽丝温婉地在劝她。

“别人？我才不理睬呢！道别是一种礼貌，这有什么看不惯的。法兰虽然不是我的朋友，但我喜欢他，他有含蓄的谈吐和大方惹人好感的礼貌。”嘉芙翘着唇儿，侧着头在沉思。

“先送我回家！”丽丝说。

“急什么，我会叫司机送你回去的。”她说完，以熟练的手法，把一部红色新型雷鸟跑车滑出希尔顿停车场去。

“伯母和你真的不打算回纽约了吗？”

“暂时不想回去了，那边生活过份紧张，缺少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，这次我和妈妈回来之后，觉得香港实在比任何一个地方舒服，赖着不愿再离开。”

“你的升学问题解决了么？”

“这还不容易，我希望借读港大，假如行不通就索性投考进去念书，顺便另行补习中文，学学缝纫，这都是每一个女子不能缺少的。”她现在的口吻又像一个成熟、世故的妇人了。

“嘉芙，你那边还没有合意的男朋友吗？”

“男朋友倒不少，但没一个谈得来的，妈妈固然不高兴他们过份忘本的洋化习惯，连我也不高兴他们的美化头脑，一点中国人的含蓄气质也没有。”

“那伯母这次回来，是存心选女婿了，对吗？”

“不！别取笑！——”她涨红了脸。

“但请问你这位小姐：要娶丈夫，还是要嫁丈夫呢？”

“你这话怎解？”她瞪她一眼。

“可不是吗？以你白家的财富要选一个女婿，真是谈何容易；反之，你要娶一个丈夫，那会比较简单得多！”

“娶丈夫，想不到你这老实头，会说出这新名词，请试详述之？”嘉芙嘻嘻地笑。

“真的，要选一个自己合意的男孩子已经不很容易了，何况还要加上其他各方面的条件，最后还要足够配你们白家的财富！但，假如你嘉芙小姐要娶一个丈夫的话，这还不容易吗？只要身家清白，年轻漂亮，对你母女肯千依百顺就成了！”丽丝边说边吃吃地笑。

“那种没出息的家伙，我才不要呢！假如你有兴趣，代你娶一个吧！”她眯她一眼，轻轻打了她一下。

“可惜我没娶丈夫的资格！”她侧身在闪避。

“说老实话吧！你的话真的一点不错，要选个知情识趣、适合自己理想的男孩子可真不容易啊！”

“小姐，天下没有十全的人，要选十全的，只有在电影和小说里面找了！”

“你既然这么理智，那一定早找到心上人了？”

“我和你的环境迥然不同，我倒没闲心去想这些。”

“真心话吗？”她侧头看着她。

“真的，情感会有自然遭遇，我可不愿去找！”

“那也应该有一个理想的条件呀！开出来吧！”

“你替我找么？媒人婆！”

“啊！你又来了，你出口侮辱他人，罚款5000大元！”

“富家小姐，还要向穷人敲诈？”

“丽丝，别穷呀、富呀，说得这么难听好吗？”嘉芙鼓着腮。

“对不起！嘉芙，算我错了……”丽丝本待还有话说，但车子已回到半山区一幢花园大厦前面，嘉芙轻轻按了号角，大铁门打开了。

“阿金，不用关门了，吩咐阿王起来送胡小姐回去吧！”

“真不好意思，把他们吵起床来。”

“丽丝，难得你肯陪我晚上在那个地方喝喝咖啡，我觉得是无上的享受，希望你还能拨出时间与我作个伴儿。”嘉芙面上没停过欢笑。

“想不到你对那咖啡店，竟发生了浓厚兴趣！”

“那是一种享受，去多了你会看到社会众生相，了解香港夜生活的一角实况。”

“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吧……”丽丝瞪着她。

“小姐，胡小姐？”司机阿王打断了她们的谈话。

“再见！明天给我电话，别忘了。”嘉芙送走了丽丝，匆匆跑进屋子里，一直冲进母亲睡房内。

“妈，还没睡吗？”她轻声地说。

“孩子，到哪里去，这般晚？”一个中年女子躺在床上。

“我去饮茶闲聊，还早呢，不过12点。”

“下次吩咐阿王开车，免得我担心！”

“好的！妈，下次听你的。”她坐在床沿。

“和谁作伴？”

“丽丝，她一直伴到我回来。”

“你吩咐阿王送她回去吧！”

“我早吩咐了！”

“孩子，靠下来，横竖我睡不着，我们谈谈……”白太太拍拍雪白的枕头，把身闪过一旁，让嘉芙靠着。

“妈，你要谈什么？”她天真地满面是笑容。

“嘉芙，我们回来几个月了，坦白地告诉妈，你有碰到合意的男朋友吗？”白太太牵着女儿的手。

“唔……妈，哪有这般容易？”她垂下眼皮，抚玩着母亲的手指。

“我并不是说你有了心爱的人，不过指你认为较欢喜的男孩子罢了。老实告诉妈吧！”

“可说是有，也可以说没有！”她说完摇头咕咕地笑。

“这话什么意思？别孩子气。”

“我不是孩子气，香港那么大，将来总会遇上一个我高兴的男朋友的！”她说话忽然拐了一个大弯。

“嘉芙！妈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你知道妈这次回来的目的吗？我希望能替你挑个合意的对象，外国生长的男孩子，我嫌他们对家族观念清淡，我希望找一个有浓厚中国传统教养的男孩子，我并非自私，但妈除了你之外，其他一切觉得不重要了，你同意妈的想法吗？”

“妈，我绝对同意，我也不愿离开你的！”她偎入母亲怀里。

“我并不是要你不离开，永远占有你，我不会自私到这个田地。”她抚着女儿乌黑的头发。

“妈，这不能算自私，我决放心不下你一个人单独生活的！”

“这是无法避免的事，但我也喜欢现在外国年轻人的新思想，认为上一代是负累，关心照应父母惟恐给别人讪笑是落伍行为。所以我不愿意你嫁给那边的土生华侨子弟。”

“妈，我喜欢香港，我不愿回美国去了！”

“我也有这种意思，一切由你决定吧！反正我们那边的生意，你叔叔管理得十分理想，我们再不愁什么，假如在这

里住厌了，随时可以回去。我倒觉得香港的生活，最舒适不过，现在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要你找到一个满意的理想对象，看看你有幸福的将来。孩子，妈不是顽固的人，我不一定要他富有、家世好，但求他肯干、上进、有志气就行了，当然最大条件要你爱他！”

“妈，你真好！我爱你！”她捧着母亲的手贴在面颊亲了又亲。

“傻孩子，干嘛？”母女俩心里，同样感到温暖。

“啊！午夜1点多了！”她看了腕表一眼。

“快换衣服去睡吧！”她推女儿起来。

嘉芙今晚躺在床上老睡不着。也许因为听了母亲的一番话太兴奋了罢，她由心底泛溢出甜意，一种别有滋味的温馨萦回脑际，瞪着眼想念着一个英俊迷人的影子。

天差不多亮了，她才倦极入梦。第二天她起床特别迟，大约已经是中午时候了。

“小姐，早安！要吃早点吗？但……快吃午饭了。”

“不吃了，给我倒一杯果汁吧！太太呢？”

“太太刚出去，她说来不及回来吃午饭了。小姐，张少爷、潘少爷和一位姓李的先生挂电话来找过你！”

“由他们吧！”嘉芙有点不耐烦的神气。

“我同他们说小姐你未起来，他们说下午会再摇电话来，好像都是要请你出去的。”佣妇跟在她背后。

“他们再挂来，你说我出外去好了。”她说完蹦蹦跳跳下楼去。

“嗯，丽丝吗？今天有好节目告诉我么？”她在摇电话。

“小姐，你倒开心，我明天还要上课，功课要预备呢。再过两天放暑假了，再伴你玩个痛快吧！”

“好的，我不阻碍你了，好歹只有两天，到时我找你吧！”  
她说完放下听筒。

“太太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假如张少爷再有电话来，叫我接听好了。”

嘉芙应差利张的约会，无非要找一个伴儿，晚上她硬把他拖上希尔顿咖啡店去。

“这里吃饭一点情调也没有，你……喜欢？”

“是的，我喜欢这儿！”她朝他一笑。

“只要你喜欢就好！”他忙陪上笑容。

“喂！法兰在吗？”她眼睛四周搜索之后，朝一个侍应员问。

“小姐！他8点钟才上班的，快来了！”侍应员礼貌地回答，她耐心等待，和差利对坐着在吃牛扒——

“差利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连续挂了七八次电话，走来走去，眼睛不停地四处打量，准是等女朋友等昏了！”她示意他瞧瞧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。

“傻孩子，那是一个有名的上等大骗子，他运用手法，曾经辉煌享受过一个时期的。现在没落了，连两餐饭几乎也成问题。他天天必来这里坐两三个钟头，一来希望碰见昔日的阔朋友、阔太太，乘机鼓其如簧之舌，希望再来东山复起，即使没办法运用他的手法，也可以饱吃一顿啊！”

“这儿也有这种人吗？”她迷惑了。

“正多着呢！这里什么样的人等也有，你不会明白的！”

“行骗？他不怕法律吗？”

“你真是傻孩子。他的骗术十分高明，要你死而无怨，多数是说得十分动听，使人着迷了，然后愿意和他合股做生意。”

“多可怕！看样子十足像一个富豪。”

“他口袋里最多有一二十元吧！”差利说完发笑。

“白小姐，来了吗？”一个含蓄悦耳的声音。

“喂！法兰，你上班了吗？”她快乐得直嚷。

“差利，这是法兰。”

“法兰，差利是我的朋友。”

“张先生，食物满意吗？多谢你来。”

“我时常来的。”差利冷冷地仰着鼻孔说。

“白小姐，要什么尽管吩咐。”他正要回身离去。

“我早说过，别叫我白小姐，你叫嘉芙好了。”

“是的，嘉芙小姐。”他忙忙离去。

“差利，你怎的了？摆什么臭架子，给法兰下不了台。”  
嘉芙大发娇嗔。

“嘉芙，你疯了吗？法兰是这里的侍役领班，全港上流社会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。你竟不顾千金小姐的身份，和他打起交道来了，亏你还把他当朋友般介绍给我，我来问你，他是你的什么人？”他差不多跳起来。

“用不着你管，我喜欢谁就和谁做朋友，你瞧不起我的朋友，就等于瞧不起我，人家是这儿的主理人，做一份正当职业，每月收入2000多块，不偷不抢，不欺不骗，为什么不能打交道，我认为他比你们这些全靠父兄遗荫的公子哥儿，强得多呢！”她含怒盯了他一眼。

“嘉芙，他到底是一个侍役领班总管啊！”差利软下来。

“哼！这又怎样？你别太自大了。”她别转脸儿背着他。

“嘉芙，别这样，人家都瞧着我们呢！”他压低声音。

“我才不在乎，谁叫你没礼貌？”她鼓着腮。

“我对你怎样陪罪都可以，请你说呀！”

“谁希罕你陪罪？我恨你！使我的朋友难堪！”

“他不是你的朋友啊！小姐，法兰不过是这里的侍应员。”

“住嘴！他是我朋友，我承认他是我朋友，你待怎的？你待怎的？”她刁蛮地轻轻顿脚。

“对他，我……我坦白说吧！我瞧不起的，我永远不会当他们是朋友。”他满肚不服气。

“好吧！再见！差利，拜拜。”她抓了皮包就走。

“嘉芙！嘉芙！”差利站起来准备追上去。

他倏地看见法兰殷勤地跟在嘉芙背后，满面笑容。他双脚不由停住，四周的视线集中在他身上，他只好尴尬难堪地重坐下来，脸上布满失意。

“嘉芙小姐，对不起！你走了么？有空请再来。”

“法兰，再见！今夜再来看你！”她天真坦然。

“谢谢你！要替你雇一部街车吗？”

“用不着了，法兰，再见！”她对他浅浅一笑。

“法兰兄，那边的先生指名要唤你过去！”

法兰朝那方向一看，那人正是差利。

“先生——”法兰小心地操着优美的步伐踏过来。

“哼！这牛扒我吩咐要生一点的，你瞧！”他有意为难。

“对不起！也许他们弄错了，替你换一份好吗？”法兰说完，瞧了他碟子内一眼，哪里还有牛扒的影子，他早吃光了，不由微笑。差利脸上好不难过，但依然故意发话。

“谁要你换，以后小心点！别只在意殷勤招呼……”他到底没胆说后面“小姐”两个字，但聪明的法兰早会意他想

说的话了。

“先生，老板再三吩咐下来，我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领导他们有礼貌，要他们特别殷勤招呼客人，张先生，还有什么不满意吗？请尽管吩咐。”他温雅斯文，面带微笑，欠着身子。

差利张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又没理由发作，脸上涨得通红，难看极了。

“张先生，我欠陪了！”法兰礼貌地离开。

“他分明说那牛扒要熟一点，真岂有此理！”另一位待应员说。

“算了吧！他是故意要找麻烦的。尊，记着‘顾客永远是对的’这一句话，凡事要尽可能的忍耐。”他郑重地训导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！我明白，但这些游手好闲、终日无所事事的公子哥儿，自己讨不到女朋友欢心，倒反过来找我们的不是，我实在看不过眼罢了！”

“我们别批评客人。尤其是在这里工作的时间，更要小心。”法兰摆出一个兄长态度。

“是的！法兰哥，你也应该去吃饭了吧！”

“好的，我们一起去吧！”法兰说完，和尊离开了咖啡店，步上食堂去。

“法兰来了。法兰！听说你要到美国去了，对吗？”

“没有这事。别瞎吹好吗？”

“像你这种人材理该前去的！他们还说你已谈妥条件了。”

“不，偶然谈过罢了，我在这儿待遇不错，假如那边不是有特别优厚的待遇，我何必走到老远去呢？”

“真的，法兰说得不错，别给黄金国名字迷昏了！”

“但那边的人对我们职业，绝不会有轻蔑态度，这点是值得我们前往的。”

“在这里何尝不是一样的！假如他自己肤浅无知，没有见识，不够风度，要存心瞧不起别人的话，那就是他自己的无知可耻，我们犯不着记在心上，难道我们做的不是正当职业吗？”法兰胸怀坦荡，心安理得。

“法兰，你真是耍得！了不起。”

“我早说过，法兰是咖啡室的灵魂。”

“不！法兰是……姐儿们的灵魂！”尊说完格格大笑。

“尊，不准说这些无聊话，多难听！”法兰一本正经。

“怕什么？这里又没外人，一天工作到晚，喘不过气，说些笑话轻松点不好吗？”

“但，可别扯到我头上来呀！”他微笑。

“不是吗？有几位舞厅小姐，她们白天分明是为你而来的，瞧不见你，就问来问去，坐立不安，像失掉灵魂似的！”

“这也难怪，我们法兰哥，年轻漂亮未婚，这一切足够她们倾心的吧。而且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，挺合理的！”

“当然，正正式式地选对象，男婚女嫁，有什么难听。”

“你们别越说越煞有这事好吗？”法兰大嚷。

“法兰哥，你不高兴吗？她们都很漂亮，而且像很痴心呢！挑一位交个朋友，不好吗？”

“去你的吧！我养不起这些小姐，而且我永远不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交女朋友，这会给别人误会的。”

“那你的思想太迂腐了，爱情不会受任何环境限制的，而且交女朋友，选对象，天公地道正经事，并不是教你去勾引女顾客呀！”

“你别饶舌吧！我们的法兰，绝不会爱上那些庸脂俗粉

的，到他遇到心上人的时候，他那时就自然绝不迂腐的了！”

“啊！有一位了不起的漂亮人儿……她也是为法兰而来的。”

“谁？哪一位？是舞女，还是模特儿？”

“不，完全不是那件事，你全猜错了，这一位是正正式式大家闺秀、千金小姐，天真纯洁、年纪轻轻的安琪儿！”

“哦！我知道了！她是嘉芙小姐，挺漂亮的。”

“是不是三个月前，由美国回来的华侨首富白夫人的女儿？有一个时期她母女俩的行踪，常在报纸杂志登载。”

“不就是她吗？她现在差不多天天都要来我们的咖啡店小坐一会的，而且指定要法兰哥侍候。”

“我早就已经明白了，所以十分识趣，除非法兰哥不在的时候，否则决不前去招呼的。”

“你们别这般刻薄好不好，人家是金枝玉叶般的小姐，追求的人可不知多少，眼里哪里有什么我们这种平凡的人存在？”

“法兰哥，假如你不明白，就是个大傻瓜了！君不见，此姝眉目盼兮，满蕴热情，娇声呼法兰兮，婉转多情乎？”尊哈哈大笑。

“别肉麻地之乎者也吧！人家从外国回来，呼名唤姓，是司空见惯的事，别大惊小怪，她年纪轻，比较喜欢问这问那，所以和我多谈几句罢了！”

“别掩饰，方才那个差利张，故意找我们麻烦，不就是嫉妒吃醋吗？”

“所以，我吩咐你们别随便说话，去惹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
“法兰，你真是难得的老实人！”

“法兰哥，下面发生了麻烦，你快下去吧！”一个年轻侍应员匆匆跑进来。